

## ●思想者营地

## 祠堂寻根

周后运



●品茗谈文

## 从「美人」到「梅兄」

——历代咏梅诗漫谈十一

张先军

唐朝时人们明确地以女子来喻写梅花,但为数不多,拟人化的想象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入宋之后,人们开始大量运用拟人的手法来表现梅花,宋人笔下最早出现的拟象是“美人”,如“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王安石《次韵徐仲元咏梅二首》)等,就是把梅花比做人间绝色美女。随着对梅花神韵内涵的重视,人们更多地用洗尽铅华、冰肌玉肤、超然物外的“仙人”来比拟梅花,如“素娥窃药不奔月,化作江梅寄幽绝”(陆游《芳华楼赏梅》);“姑射仙人冰雪容,尘心已共彩云空”(朱熹《梅》);“冰雪肌肤潇洒态,须知姑射仙人正似伊”(无名氏《南乡子》);“肌肤绰约真仙子,来伴冰霜,洗尽铅黄,素面初无一点霜”(周邦彦《丑奴儿·梅花》);“烟姿玉骨尘埃外,看自有神仙格。花中越样风流,曾是名标清客”(赵长卿《水龙吟》)等。从南北宋之交时开始,直接以士人的高格来拟写梅花的诗作多起来了,如“正是花中巢许辈,人间富贵不管渠”(朱服《梅花》);“绝似人间隐君子,自从幽处作生涯”(戴复古《梅》);“风流晋宋之间客,清旷羲皇以上人”(张道洽《梅花》)。

杨万里咏梅诗中的拟象有时是“仙人”:“梅仙晓沐银浦水,冰肌别放瑶林春”(《雪后寻梅》);“梅仙踏雪步生尘,储后梅诗雪共新”(《和皇太子梅诗二首》其二);有时是“隐士”“贵人”,如“林中梅花如隐士,只多野气也无尘。庭中梅花如贵人,也无野气也无尘”(《郡治燕堂庭中梅花》)。但在“仙人”“隐士”“贵人”这些传统的拟象之外,富有创造性的是他把梅花比拟为兄长,比如《烛下和雪折梅》:“梅兄冲雪来相见,雪片满须仍满面。一生梅瘦今却肥,是雪是梅浑不辨。唤来灯下细看渠,不知真个有雪无?只看玉颜汗流珠,汗珠满面滴到须。”诗人采用拟人手法,呼梅为“兄”,并由此生发出去,将花蕊想象成“梅兄”的胡须,这样文人笔下典型的稀疏瘦劲、疏枝浅蕊的自然意蕴上的梅花形象和风度高雅、性格孤峭的人文意蕴上的梅花形象,一变而为诙谐幽默的男人形象:“他”长着胡须(梅蕊)、身材肥硕臃肿(身上有雪),冒雪而来,动作匆忙,汗流满面,是那么的有趣、可爱、活泼。

在杨万里的咏梅诗中,还有像“酒兵半已卧长瓶,更看梅兄巧尽情”(《和张功父梅诗十绝句》);“翁欲还家即明发,更为梅兄留一月”(《郡治燕堂庭中梅花》)这样以“梅兄”为拟象的诗句。“梅兄”这个新拟象,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诗人对梅花的热爱之情,以及诗人与梅花之间兄弟朋友般的亲密感情,还可以看出“物吾与也”的思想对其诗歌的某些影响。“物吾与也”是宋代理学家张载首先明确提出的一个命题,其理学名篇《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人与万物本原相同,气脉相连,故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应该如同兄弟朋友。杨万里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以“物吾与也”的仁爱之心观照世界。杨万里在诗歌创作时就不仅仅把自然万物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或者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而是把自然万物看作和人类一样具有灵性、思想和感情的生命体,是知心的朋友,是情深的兄弟。从这一点来看,杨万里以“兄长”形象作为梅花的拟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是把梅花写得热闹活泼,还是以平等的口吻直呼为“梅兄”,世俗化的梅花形象既是杨万里对梅花这个古老且常见的诗歌意象的发展,也透露了诗人世俗化的思想。杨万里“人在城市”(《西归诗集序》),“身居金马玉堂之近”“职在献纳论思之地”(《山居记》),其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其生活环境的世俗化色彩。这种世俗化的思想是“他的时代的生活所赋予他的”。杨万里生活的南宋时代,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市民阶层人数不断增加,市民文艺兴起,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发生着变化,诗歌开始向以诗自娱、吟咏性情的方向倾斜。

(张先军,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

回想近几年在故乡,我先后走访了一百多座祠堂,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祠堂,这些祠堂都是各个聚落形成的核心,各种民居沿着祠堂次第分布,规格严谨。祠堂中除了丰富的训诫子孙的匾额、对联外,各种石雕、灰雕、木雕、斗拱、梁架等,无不显示了先人卓越的智慧。

这些祠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家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成长拓荒的历史。如果说历史是一幅巨型的长卷,那祠堂就是长卷上的一处风景,既装饰了历史,也构成了历史。在祠堂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族谱,族谱里常有“崇宗祀祖,敦睦族谊”“教训子孙,各安生理”“互助族里,扶危济困”等家规族训,这些内容不仅引导子孙自强不息,守正创新,更体现了宗族对子孙提供的支持和依托,正是这种温暖而沉默的力量,才使得千百年来中国人逐渐养成了安土重迁、和睦乡邻的品质。

古老的祠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绵延数千年,里面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大文化。而今,古老斑驳的祠堂正焕发着新的生机,在我的老家洞口县及我所寓居的粤东惠州,很多乡村开始重新重视祠堂这个文化空间,将新时代的主题思想引入到祠堂中去,发挥文化“以德育人”功能,让祠堂成为乡村的文化礼堂,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祠堂像我老家的珉珊公祠一样,从传说走进现实,从过去走向未来。

(周后运,洞口人,广东省作协会员)

我说到这里时,族长爽朗一笑,说道:“就等你这句话了,现在机会来了,宗祠外墙太素了,麻烦你写一篇《重修珉珊公祠功德文》吧。这是你的专长,不可推辞哦。”虽然我自觉学养有限,难以完成这件庄严神圣的事情,但是族长的这一番说辞,让作为珉珊公后裔的我实在无法推辞,只能答道:“承蒙信任,十分荣幸,容我研读完族谱之后再答复您!可能要多些时日。”

这一等就是近一年。每次翻阅族谱想要动笔的时候,总感觉起势不足,撑不起珉珊公之功德,直到今年陆续参观完家乡百余座祠堂之后,我才真正拿起笔,开始写这篇《重修珉珊公祠功德文》。

祠堂是家族的根,是社会教育的起点,也是传承家风的基地,对国家和宗族而言,都有着十分积极意义。这篇历时近一年,走访数十次,驱车近万里,翻阅了数十本家谱才完成的数百字的文章,其曲折不亚于写一本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当我在文章的结尾恭敬地落款“二十三代裔孙周后运再拜恭撰”时,我不禁如释重负。但是我同时又感到一阵忐忑,一年前族长交代的任务,现在才完成,珉珊公祠的外墙会不会已经题写了别人更为经典的文章?毕竟周氏一门在洞口县是有名的书香门第,文化人甚多。

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打通了族长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外墙依然虚位以待我的文章。族长的殷殷期许,不禁让我再次感动。

去年冬季,天气湿冷。我的家乡,洞口县雪峰山下,那座由周氏子孙聚居的小山村,一改往年的沉寂,大家奔走相告,淹没于历史时光之中的珉珊公祠重修了。几十年的光阴,几代人的记忆,仿佛这一瞬间被激活了。

在过去,提起珉珊公祠,村子里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讲上几个小时,高大的马头墙,庄严的门楼与对联,神圣的祖排位,昭穆有序的族谱,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石牌楼,无不让我们倍感荣光。当然,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应森公之第三子珉珊公,慈孝威武、儒雅俭朴、古风超然;而先祖周仪,是宋代邵州(今邵阳)第一个考中进士的人。由周仪起,三代出了三个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张九龄兄弟和宋“三苏”相提并论。

虽然,这座祠堂很早就淹没在衰草枯杨之中,村里人真正见过这座祠堂的人并不多,但是在每一个周氏子孙的心中,这座祠堂是美轮美奂、具体而真实的。在得到祠堂重修的消息后不久,我就收到了族长的电话,他也是这次珉珊公祠重建的主导者之一。

“后运,你是我们周氏子孙的骄傲,做过奥运会火炬手,又是著名的作家,才华和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族长一番夸奖,让我这个外出游子既感到温暖,又感到谨慎诚恐。我谦逊地答道:“您过奖了,没能为珉珊公祠重建出太多力,我感到很惭愧……”



水杉林

刘玉松 摄

## ●邵阳诗韵

## 鳌山书院留诗韵(外一篇)

刘宝田

鳌山书院,在武冈城岷王府故址,位于城内鳌山。

嘉靖举人甘廷玉,武冈人,有《鳌山书院》诗:“巉岩鳌石趁春游,四野烟岚宿雨收。文苑壁奎联汉字,灵区紫翠偏云楼。幽晴恰恰喧琼树,修竹萧萧荫幕流。酒罢凭栏望天际,一轮明月万山头。”甘举人这诗,应当写于书院初创之时,书院的气氛和声誉,尚在营造之初,所以没有多从这方面着笔,而只是写了环境,包括天气、景物。壁奎,主文章之星;灵区,美善之区,点明这是书院。恰恰,鸟鸣声。宿雨收烟,天空碧澄,春鸟喧树,修竹送爽,直到明月当头,描绘出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同时期的谢绍祖,时任岷王府长史,步韵而和一首:“石渠雄胜快春游,风景依然此地收。鳌抱奇峰凌碧汉,云连古木拥层楼。一方文物三湘秀,万井烟花二水流。山斗共瞻风月在,依依吟弄楚江头。”也只是写春游风光。奇峰古木,万井烟花。万井,人家。烟花,春日风物。“烟花三月下扬州”之烟花也。只用“一方文物”烘托其书院身份。二水,开篇“石渠”之渠水,还有一溪名济水。游山观景,临水赋诗,壮斯文之气,彰书院之幽。山斗,泰山北斗,喻世所钦仰者。

溆浦贡生刘立嵩,于乾隆十九年(1754)任武冈州学训导,有同题《鳌山书院》诗,才真正透露

出书院的气氛:“名即鳌山旧,基缘圣宇宽。百年深孔乐,四达会衣冠。会友兰为室,亲师杏是坛。度珍储实用,岂独富文澜。”叙述这里是礼乐兴盛、斯文会聚的地方,却并不见师临杏坛、生员课读的具体行状。故此诗流传不广,动人不足,令后人难见当年风貌之楚楚,文风之郁郁。

## 仙院因诗久传名

仙院,即仙人庵。仙人,范蠡之女,传说隐于此而成仙。庵在武冈城同保山,距法相岩5公里。因仙而得名,又因诗而传之。

乡人甘廷玉《仙院》诗:“灵湫百折东,山下一泉通。天凿成幽胜,渔歌破晓钟。台邀千里月,径冷半村桐。仙侣开瑶路,徽音此夜逢。”仙院的水池是有灵性的,一直在地下通到法相岩。这是天然的幽胜之地,渔歌自夜达旦,应和拂晓的寺钟。月照坛台,桐绕村径。漫步神仙开辟的美好途径,听到了美妙的琴声在夜风中传来,洗涤着凡心俗念。徽,美好,可指美德,此指琴声。

江西安福人邹德溥至武冈,亦有《仙院》:“昨览云山胜,今探仙院奇。径穿双壁峭,关劈半岩欹。荒草迷前磴,闲流落古池。壮游那可再,挥洒寄相思。”描绘了仙院的峭径、歇岩、草磴、古池,记述了探游的情思。

同样,以都御史奉命至武冈岷王府的江

西人张问仁,也有《仙院》之作:“同保知名久,虚明仙洞遥。借山聊结屋,倚石自成桥。薛萝墙头堕,芙蓉水面娇。我来泉上坐,风籁若笙箫。”娓娓道来,自然清畅,似信手拈来,却工巧精致,文字的表现力亦强。坐听流泉风籁,从容闲雅,可以想象其风流倜傥。

本土士人当然不甘沉默,杨楚材题《仙院》云:“为爱秋山素,携壶扣竹扉。岩深花半在,霜重叶全稀。题石凉浸笔,扞萝翠著衣。赏阙人已醉,孤磬落寒晖。”清丽,风雅。工巧寓于自然,平易衬托高华。“题石凉浸笔,扞萝翠著衣”,可敌张问仁“借山聊结屋,倚石自成桥”,而更融注了诗人的雅素情怀。

而后,有邵阳段世英的《仙院》,亦为不俗:“为话幽曲径通,清香吹送芰荷风。钟声断续白云里,塔影依稀绿荫丛。丹灶石床留色相,悬崖古寺拥冥濛。桃源尚在人间世,鸡犬桑麻自不同。”香风,钟声,丝丝缕缕,融入心际;古寺,塔影,隐隐绰绰,幻入画境。再观丹灶、石床,几疑人在仙境之中,心明尘净,超凡脱俗矣。

许多风物,都因有文人宠着、捧着,才有生命力传之于世,传之于久。江西郁孤台,建构非宏丽,却因辛弃疾一曲“郁孤台下清江水”而闻名于天下,小小“仙院”也因文人的吟咏而传之于久远,盖因文化之魅力。许多景观要注入文化元素,就是这个道理。